

曾南丰全集

一  
函十二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

傳序二首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  
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  
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疇彞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彞倫攸敘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  
所次叙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

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敘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墮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敘常倫之敘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

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之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

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又者所

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  
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  
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  
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言  
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  
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  
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  
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  
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  
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

於人者也於之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之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之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之

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者凡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味者皆養人

之所最大也非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爲要言也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

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叙也五者思所以爲主  
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  
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  
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  
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  
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  
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  
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  
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

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及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筭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閒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

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纁塞聰又以作聰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任其

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獨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爲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反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則言之要爲可從而已也言爲可從也則其施於用  
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  
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  
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也貌  
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  
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  
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

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彞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敘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

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  
以是爲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  
堯蓋聰明文思堯之得於其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  
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  
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  
以至於身脩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  
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  
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  
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

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效上之所爲而已也養  
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  
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  
者所以順上之所爲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  
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  
民之所效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堯之九族九族  
之所效者堯之身而導之以效上之所爲者舜爲司徒  
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  
克從民效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  
害之後其命契爲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

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  
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蹙之也哉其上下  
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爲之命令爲之典章  
爲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  
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  
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  
況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  
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  
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  
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